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九

綱目續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輯

南宋紀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尋立為太子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歲而崩帝四十受禪

與地大后俱亡光宗真萬世之罪人也

原卷八十四
共三十六頁

庚戌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春正月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

譏議道學者目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

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

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俱真宗之間道臻皇極見七十四治保太和太和陰陽會冲和之氣至於慶曆嘉

祐俱仁宗盛矣不幸而壞怪於熙豐熙寧元豐俱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哲宗君子起而

救之紹聖元符俱哲宗之際羣兇得志絕滅綱常崇觀崇寧大觀俱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

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

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

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謗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

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公論由此而明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

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

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總息也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

廷試舉人婺州今浙江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學道者即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

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

譏少沮

本朝學術
最為近古

王介
策

劉光祖報
風一掃

光宗不朝
李后悍如

朝重事不
果

吳家軍

雲間張氏曰：嗚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綱九法數幾於禽獸，非人也。天非日星則晷刻亡，五行滅，均於杳冥，非天也。是知人不可無道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自古迄今，何嘗有想間有誣妄誣毀之者？譬諸陰靈毒霧蔽於頃刻，一遇朝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是以王淮陳賈林栗輩以狗鼠之見，大擁陰靈，劇施毒霧而蔽之，未幾卒遇光祖，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為文公頌。

綱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僖卷八二之長子也。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

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綱** 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

事，胡晉臣僉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綱 辛亥二年，金明昌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目初

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諫三宮，壽皇及帝并后也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

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始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觀藥實有

心銜恨也。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見七三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

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濯也，手宮中觀

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銅於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

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

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怒，怨愈深。

綱 壬子三年，金明昌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綱** 帝自有疾，重華溫清見四三之禮，以及

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眾，至有扣

頭引裾，居○衣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綱** 夏四月，以丘密崇

為四川制置使，**綱**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吳璘後也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

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利州安撫使○

一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宣撫，定諸軍許之。」**綱** 六月，以陳騭達同知樞密院事，**綱** 騭

陳駿疏言
切時病

帝始朝重
華宮

錢塘城可
灌

陳亮學推
王通

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十一月丙戌日南至

表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祝嗣秀王伯圭調

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癸丑四年金明昌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駿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俊志

存經濟隆興孝宗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州婺州永康永康縣益力學著書嘗園還視錢塘

臨安治也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府城西耳淳熙孝宗中更耕召同詣闕上書極言時

事因言錢塘非駐蹕卷十六之所壽皇赫然震動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覲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

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

數百年之基宣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卷四十五嘗曰研

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上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於諸

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

開拓萬古之心胃自謂差雌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

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

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

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江寧府判官廳公事未上

一夕卒利州見安撫使吳挺卒上密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統制張詔代挺六月胡晉臣

卒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卷二一溫清為先次及

謝深甫勸
朝重華宮
陳傅良趣
進引帝裾

夏尊孔子
高文宣帝

十二時中
莫欺自己
帝與后幸
玉津園

彭龜年伏
地扣額

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啟沃乃心。說命篇。啟沃乃心。沃朕心。注。啓開也。沃灌也。啓。剴切。彌縫。續。軫。密人無知者。**綱**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綱**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帝制於后。父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促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傅良趣進。引帝裾。覲上。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之。傅良痛哭於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綱**十一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綱**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綱**以朱熹知潭州。**綱**今湖廣長沙府。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綱**甲寅五年。**綱**金明昌。春正月。壽皇有疾。**綱**萬邨罷。邨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常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綱**金購求遺書。**綱**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帝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綱**府城南。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議。謗也。怨。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上見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祝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綱**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

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上地也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

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起居郎兼中

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

之五月壽皇疾大漸見五卷三一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目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

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見上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

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

羅點引辛
毗事以謝

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皮事三國魏曹丕黃初元年十

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飢侍中辛毗極以謝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

至宮壽皇為之感動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詣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目壽皇崩年六十八

趙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吳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

愚議介少傅吳琚居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

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目尚書左

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

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

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

國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

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目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目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如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厲祝工部尚書趙彥逾

結殿帥郭果稿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乃遣知閣蛤門事

留正佯仆
於庭

臨朝仆地

趙汝愚謀
立嘉王
汝愚擬太
后指揮

天子以安
社稷定國
家為孝

汝愚之力

留正復相

徐誼遠議

韓侂胄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遂巡將退內侍
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且云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
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騷余端禮亟命
郭果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時將禪祭除服也翌日申子羣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見二三前
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念
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
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據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
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
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眾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卻立未坐汝愚率同列
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尋
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雲間張氏曰嗚呼逆悖父疾不問安父崩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虛后招搖
玉津乎跡其所為大逆不道且五霸之君尚以誅不孝為盟當時金人若與問罪之師則宋人最爾
之國其能保有不汝愚貴戚之卿也此舉
得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立皇后韓氏自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
立為后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召留正赴都堂視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
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以陳騷
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果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
汝州防禦使自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乃加果節鉞但遷侂胄防
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閒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
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缺

須尋天下第一等人
彭龜年講
魯莊公不能制其母

行權不失
正之根本

等十人侍御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綱八月召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廣寧宗新服厥命而熹首舉大儒可謂慶

若欲進德修業追迹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袁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

魯莊公不能制其母魯莊公桓公夫人文姜齊襄公妹也按春秋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吉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莊公二

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齊人以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作敬筭之時以刺之○樂音各焦音菊筭音菊敬音菊

詩齊風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敝笱之篇曰齊子歸其從如雲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

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見上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見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

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見四卷古吏幸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今

博正需亞專意構學公衣所人採尋見權首為建亟尊民之公思所人衣長月罔首為方致意董之圖、

江薛所愈、并及人對首言乃首人望之。宣召三圖。胃遠之以權力去後、

韋正簡棄命不計及入塾盲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實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

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順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尤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

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虞書負罪引慝言舜自負

以其罪自引其罪也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見上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

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

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力之中不報燭增置講讀官從趙

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
經筵官開陳經旨致王決失晚講官易坐人講之
網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日韓侂胄浸謀預政數
朝旨

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習見日往來之也危青怒而退會王與女愚議贊橫宮橫孝宗不合危青

因諫之帝遂以手召罪王出口建康守見上王董去度昔召器毫後下可千以公與周公大異人目

日問之於帝以三言罷上曰知然屈朋七上計乃所怙者器彙不可二以和與屈必大任以材

業手以走汙鼎然石石村目注愚本信留正共事熟韓所曹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所曹慙忿羅黜

辦事當論其心

韓侂胄謀去趙汝愚

積誠意以感動帝心

義冠淵袖戲帝前

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九月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

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亦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

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綱以京鐘湯簽書樞密院事韓侂胄引綱冬十月內批以謝深

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綱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閣始門事劉攽綱亦

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今廣東省之行侂胄

愕然問計攷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攷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

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祝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

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復疏白汝愚當以厚

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

除度知平江府蘇州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綱俯首去不得效一言

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綱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綱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

心以平日所論著數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聲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

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

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使優人我冠問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

乘間開乘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父曲禮五十曰耆恐難立講已除卿宮

觀貫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見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去不許越一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

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詔敕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駟綱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

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

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

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

雲間張氏曰丞相留正之罷以內批侍制文公之罷以內批羣姦謝深甫等進亦以內批厥後進佞
胃罷龜年亦以內批則知寧宗雖處天位要亦韓氏之虧役耳噫寧宗闇弱而佞胃窮兇極惡如此
寧不斬宋之國脈而召玉津之禍乎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葬永阜陵 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

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胄一官 侂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

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

陳騤進曰以閤門見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

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不聽由是侂胄益橫 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鐘參知政事鄭

僑同知樞密院事 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

固也元樞陳騤知樞密亦欲為好人邪故罷之而引京鐘居政府以間 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

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 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

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

亦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光宗悖逆趙汝愚奉太皇太后奉嘉王受內禪在位三十年壽五

十七歲而崩 帝謙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屏斥忠良玩兵

致寇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擾元 起北方江南危懼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乙卯寧宗皇帝慶元元年 金明昌 春正月白虹貫日 見三十九以李沐為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鐘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

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

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 今福建福州府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
今既罷免不當以加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 草制詞有曰
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

部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感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勤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黜明也○不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

靜軒周氏曰災異必書重天變也白虹者妖氣所凝侂冑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蓋宗之謂也以白虹而貫日以妖氣而侵陽泥當即位紀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歟宋之君臣未見其有憂勤脩省其相位豈不深可哀哉汝愚不能制侂冑而卒為侂冑所制詎非臣不密則失身之驗乎臣不密則失身

見四六卷十三音註

綱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

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侂冑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今廣東韶州府安置或謂侂冑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

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瘴鄉之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冑始改送吉州今江西吉安府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推折

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綱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

政事京鎧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綱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宏中與周端朝張衡道林仲麟

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

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

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議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

膺憤怒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福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

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欽宗年號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

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

大學生六人伏闕上書

六君子

管宏中仲麟範皆福州人韓朝溫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汪達等

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

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訐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宗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

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

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脩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

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復首務核實凡

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考法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

袁燮肩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達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達為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

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加韓侂胄

保寧節度使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

人言至是監察御史胡紘宏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

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今湖廣安置誼

惠州今廣東團練副使南安軍今江西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

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今湖廣病作衡守錢鏐謀承侂胄密諭害辱百端汝愚暴斃天下聞而冤

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

院事丙辰二年金承安春正月以余端禮京鏜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僞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

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

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

靜軒周氏曰是時以偽學斥君子而所用者皆蠅營狗彘之徒如以余端禮京鏜為丞相謝深甫之為參政鄭僞之知樞密何澹同知院事葉翥之知貢舉此皆侂胄之爪牙其同惡相濟為如何哉天

劉德秀乞考核真偽

葉翥知貢舉

倪思不從
論儒學

倪思目初翦要邊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胄遂薦翦而罷思綱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目中書

中及中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

治道在羅
首惡

禁用偽學
之黨

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

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

柴中行自
承鶴學

宋子章封
事數萬言

遇避之固人

欲以燾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燾於建安今福建府燾待學子惟脫粟纔脫穀而已飯遇

隻雞樽酒
未為乏

此孔孟正
脈
李通吾老
友

蔡元定貽
書訓諸子

西山先生

絃不能異也。絃不悅語。去聲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胃然以擊熹。

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去聲作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

職也。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絃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

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黃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

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妹乞禡也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

元定於道州。屬湖廣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見卷七張氏正蒙見卷六授

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今建寧府建陽縣西山絕頂，忍飢啖淡齋。齊上聲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李通玄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

元定焉。尤表楊萬里交薦於朝，召之不起。會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

道。熹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交朋相愛之

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十里，腳為

去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鄉名在永州府寧遠縣遠近來學者日眾，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

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

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

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洪範見二卷二九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

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李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

雲間張氏曰：文公之罷官，李通之竄逐，備書於冊，適足以遺熹宗萬年之臭流。朱蔡百世之芳然，則抑之者乃所以揚之也。毀之者乃所以譽之也。於朱蔡二賢惡何損。

綱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綱**夏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目**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

入見，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侂冑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止坐貶邵州。今湖廣寶慶府居住。**綱**冬十一月，

太皇太后吳氏崩。諡曰憲**綱**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目**知綿州。屬四川王沆行上疏乞置偽學

籍傳五十九人

由實尚書
屈膝執政

巢金蒲桃
小架

北珠製十
冠
大珠製十

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間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太王蘭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讀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燾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顯周南吳柔勝李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餘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沈為利州府今四州保寧路轉運判官

綱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綱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綱詔嚴偽學之禁

綱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綱及之為吏部尚書諡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失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

值生長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閤人守門掩關拒之及之大寤會門閤暫入未及閉遂俯低樓

曲背而入當時有由實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綱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曦炎上帝

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長子九世孫與愿於宮中年六歲矣尋賜名曦封衛

國公綱以趙師霁擇為工部侍郎綱師霁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霁最後至

出小合綱曰願獻少果核侂胄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拙大珠百餘顆眾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主

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去四夫人其十人亦欲

之未有以應也師霁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去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眾客飲

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吠豪叢薄木曰林視之乃師霁

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綱己未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韓侂胄使蔡璉誣告趙汝愚等定策時有異謀遂奪彭龜年曾三聘等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二月放主管王虛觀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涪州屬四川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

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奎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

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見六五居住綱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嘗

身教如此向足怪哉綱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是歲諸州大水

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春閏二月以京鏐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綱三月故祕閣脩撰朱熹

卒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收

偽學日急士之繩趨步尺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丙伏丘壑倚阿巽懦者

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

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戰也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於信

上信州道上信州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

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見七一通書西銘見

二卷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

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

過數人而能傳斯道章章較明也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

孟子而後周敦頤字茂叔程子張載號橫子繼其統至熹而始著眾以為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

解帶熹語去聲人曰直卿字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去聲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質布色白朝服祭服

經理朝夕不倦卒贈朝奉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

訪燔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燔嘗曰凡人不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

隨力到處及物即功

此非聖賢事業南來喜得陳淳

以果名辨

萬世仰其餘澤

細目承其志

呂祖泰請誄韓侂冑疏畧

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卒贈直華文閣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於世仕終直寶章閣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溪縣今福建泉州府安溪縣主簿方子端敬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耳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沈元定子也著書傳

靜軒周氏曰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編集諸編未集之大成正心脩身安貧樂道樂則行之憂則達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忌礙邪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若凡卉之流春榮而秋奔耶

雪間張氏曰抑考寧宗之初嘗召文公為煥章閣侍制兼侍講韓侂冑欲攻偽學以內批罷之今綱目於其卒也何不以是官書而書曰故秘閣脩撰蓋孝宗朝嘗以文公為崇政殿說書文公辭不至因以秘閣脩撰奉祠然則綱目不書煥章閣侍制兼侍講而書曰故秘閣脩撰者承其志也

夏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諡曰懿許及之罷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韓侂冑八月

太上皇崩年五十京鏜卒鏜奉行韓侂冑風旨又薦劉德秀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誄韓侂冑詔

配祖泰于欽州牢城祖泰祖儉見上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所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

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箱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

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見五三上書論韓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

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

悟邪陳自強侂冑童稚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

云